

根据三十三集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

主演：隆伟豪 舒蕾彤
奇德小 娅思
吴杜钱 马鲍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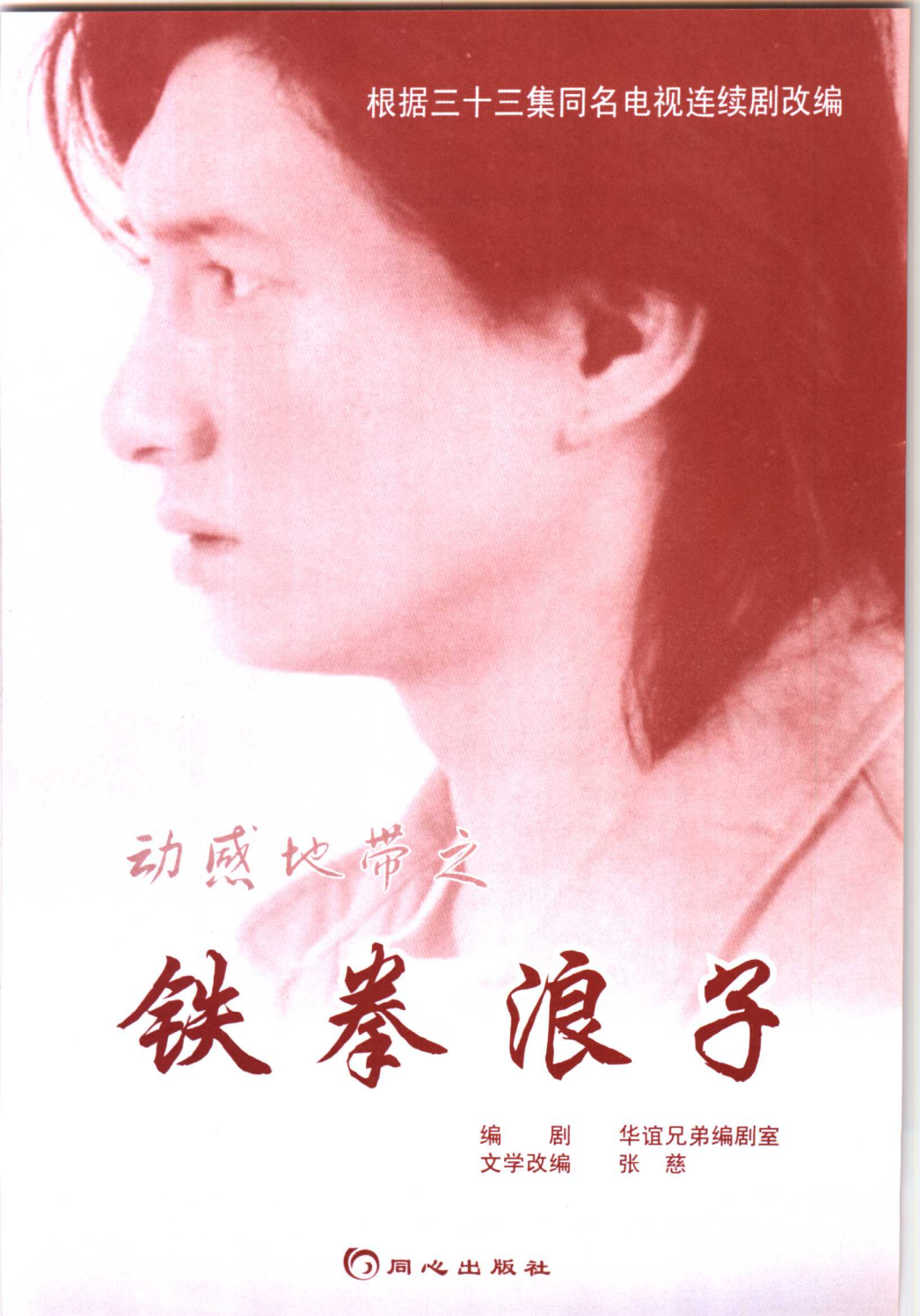
动感地带之

铁拳浪子

编 剧 华谊兄弟编剧室
文学改编 张 慈

附光盘

同心出版社



根据三十三集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

动感地带之

铁拳浪子

编 剧
文学改编

华谊兄弟编剧室
张 慈

 同心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铁拳浪子/华谊兄弟编剧室编剧;张慈改编.

北京:同心出版社,2004

ISBN 7-80593-929-2

I. 铁… II. ①华…②张…

III. 电视文学剧本-中国-当代 IV. 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59580 号

铁拳浪子

出版发行:同心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0 号

邮 编:100734

电 话:(010)84276223 (010)84279112

E-mail: txcszbs@bjd.com.cn

印 刷: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
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:2004 年 7 月第 1 版

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印 张:13.25 印张

字 数:343 千字

定 价:28.00 元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描述一群怀有伟大抱负的散打运动员,以无比勇气与毅力迎战名与利的冲击,面对金钱和荣誉的诱惑,作出对生命终极而沉重的抉择。

本书以现今繁华的上海市为背景,以新兴的散打运动为线索,透过男主角康杰因负伤失忆,寻找自我的过程,揭示了亲情、爱情和师徒情的可贵。同时,也借着书中各类人物参与散打运动的目的和过程,道出运动员坚毅不屈、誓不放弃的体育精神。

主要人物表

- 康 杰 雄狮馆成员,65 公斤级全国散打王
- 蓝 静 万同保险公司总经理,王伟之妻,离异后与康杰结婚
- 郭立华 雄狮馆馆长,康杰恩师
- 叶 冰 健身房老板,余万桐女友,后与郭立华结婚
- 余万桐 香港保险业巨子,万同保险公司董事长,雄狮馆老板
- 余小凯 余万桐之女,追求康杰,后与聂大勇结婚
- 雷 雳 美藉华裔青年,蓝静追求者
- 雷 霆 雷雳之弟,全国少年散打冠军
- 王 海 蓝静与王伟之子
- 福安全 雄狮馆选手,康杰之友
- 聂大勇 雄狮馆选手,康杰之友
- 魏 姬 万同保险公司职员,福安全女友

第一章

1995年。夕阳西下，海南岛美丽的风景被染成火红色。一队正在练跑、喊着口号、活力充沛、秩序整齐的年轻散打选手渐渐从水平线冒出，他们在教练率领下，喊着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……队员中，年约十八岁的康杰，肌肉结实，皮肤黝黑，模样俊朗，面上露出阳光般的笑容。康杰随着大队向前跑着，不远处有一列整齐雅致的平房。

平房区内有一幢平凡的小楼，年约十七岁，俏丽可人，小家碧玉的蓝静正从二楼窗口伸头张望，眼神充满期盼。大厅内传来蓝国栋的雄壮声音：“蓝静。”

“哦，来了。”蓝静匆匆转身入屋。

康杰与队员向着平房区跑来……他们在教练率领下，高喊着口号，进入平房区。

蓝静匆匆由楼上跑到大厅。大厅充满知识分子家庭的气息，有一架钢琴。父亲蓝国栋和母亲因慈站在钢琴边，看着具有艺术气息的青年王伟弹琴……因慈和蓝静在欣赏王伟演奏乐曲。蓝静乖巧地站在因慈身旁。国栋却听得格外投入，打着拍子。蓝静不时向窗外张望。

康杰悄然离队，向着小街内的蓝家跑来。

王伟投入地弹着乐曲，蓝静有点不耐烦了。她心生一计地说累了，我给你们倒杯水，说完便匆匆跑向厨房。

跑到蓝家外的康杰不见窗口的蓝静，显出失望之色。突然蓝

静伸头出来，吓了康杰一跳，两人笑了起来。

“今天迟了一点点哦。”

“没有哦，每天都是这个时间跑来这里。”他微微一笑，“是你太想我，等得不耐烦了吧。”

蓝静略带羞涩地说臭美！说完就递上一支果冰和牛肉包给康杰。康杰打开保鲜袋子一看，开心地说牛肉包好香，你真好。

“快去吧。”蓝静用手指了指外面。

康杰不舍离去，听到屋内乐声，他说你爸爸又在弹琴？

“不是我爸，是他的爱徒，得意门生……”

“好像弹得不错呀。”

“人还长得很帅，脾气又好……”蓝静刻意气康杰。

“喂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就是说你脾气不好呀，明知故问。”

“那我走啦。”康杰沉下脸，转身就走。蓝静却慌起来说小魔鬼，跟你闹着玩，你对我脾气好点就行啦。康杰边跑边回头说，“这还用说，好了，我要回去了。”忽然又想起什么说我今晚要值日。

“嗯，我记得。”蓝静放高声回答。

康杰朝蓝静挥挥手。她不舍地目送康杰跑远……这时，因慈已悄然在旁望向窗外，神情有点担心。

海南岛武术学院内有浓郁的古朴和地方色彩，康杰及时回归队伍行列，旁边学员向他做出古怪眼神。他随队员跑回挂有“海南岛散打少年队”的院内。

一群年约二三十岁的散打选手在练习，健硕而严肃的郭立华站在旁边观看，他三十刚出头。率队而返的教练见到立华，不禁惊愕。立华回头向教练一笑说好久不见了。

教练与立华紧握双掌，似是好朋友。康杰等人见教练和这陌生人侃侃而谈，感到很好奇，不知立华是谁，这时有人悄声说他就

是武汉散打学院评审委员郭立华，一级裁判员，听说他这次来是挑选少年散打新秀去武汉。

“到武汉？那是国家级散打水平。”

“对，谁被选中，谁就有机会成为正式散打选手，代表国家出赛，前途无量！”

立华和教练的话题已扯到挑选队长一事上。他问教练有没有二十岁以下特别推荐的选手，教练不禁望向康杰……立华随教练目光看到康杰。康杰正进行踢打摔拿综合技术练习，且轻易做到“快灵变”的动感要求。“他叫康杰，是我们学院最有天分的少年选手，今年十九岁。”

看着康杰挥拳踢腿，立华不禁点头说：“嗯，年纪轻轻，可以掌握到快灵变，不错。可是‘下盘’是他的弱点，他的拳比腿强。”

教练一笑说：“弱点不只这个，他个性高傲自负，要改变他，需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。”

立华露出自负的笑容。

夜晚，国栋和因慈经过门外，见蓝静在练古筝，他开心地说不错，继续努力，说罢与妻子到楼下大厅。蓝静连忙将一盒卡式带放入录音机里，与她所弹的乐曲连在一起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见爸爸和妈妈正在闲聊，她轻轻离开古筝上了床，蹑手蹑脚打开窗户，爬出二楼窗台，落到地面，急步朝街道跑去……

武术学院散打场，康杰在台边洗擦绳圈，擦到台中央，因为太累，突然站起伸个懒腰，双脚便动起来，练习各种拳法和脚法，一时忘情。他看到推门进来的蓝静，开心地笑道今天好像迟了一点点。

“是你太想我，等得不耐烦了吧。”蓝静微微一笑。

“臭美！”二人对望一笑，望着月亮，蓝静悄悄地说，“康杰。”

“嗯？！”

“你为什么喜欢散打？”

“就是喜欢呀，就像喜欢你一样。”

“那将来你有什么目标？”

“永远跟你在一起。”

蓝静回头，露出严肃神色：“我是认真的。”

“谁说我不是。”蓝静望着康杰真诚的表情，不禁挨在他的肩头上。

“小羊！”

“嗯？！”

“是不是怕你爸爸会反对我们在一起？在他看来，散打是不务正业，是好勇斗狠之辈，而且没有前途？”

“如果你是音乐学院的，他就不会那么……”蓝静抬头望康杰说，“对我来说，你爱散打或是音乐都不重要，我喜欢你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不禁脸红，难为情地低下头。

“你喜欢我什么？说下去嘛。”康杰调皮地追问。

蓝静避开话题，见地上有两片树叶，跳下窗台抬起说：“上次我教你用两片树叶吹的歌，还记得吗？”

“你们女孩子好麻烦，明明说出口了，还要往肚里吞。”康杰失望地叹了一口气。随后，他抢过两片树叶，吹出一首动人的《小羊之曲》主题音乐。

蓝静满意地一笑，装起老师模样说：“嗯，孺子可教，好！”这时，门外传来声音，蓝静错愕地说有人来了。康杰回头，蓝静已跳下躲在窗台下。进来的是立华，康杰也愕然，不知他何以来此。

“我是郭立华。”

“我听说了。”康杰略带傲气地说。

“我也听说你六岁被挑选进这武术学院，研习过不少搏击术？”

“跆拳道、截拳道、合气道、空手道，还有擒拿。”康杰自负地答。

“有没有兴趣到武汉？”

康杰惊愕，有点不敢相信。对面窗台下，蓝静也惊呆了。

“你是说，我被选中了？”

“三天之后出发,有没有问题?”

“三天? 要去多久?”康杰有点矛盾地问。

“一年!”说完,立华走出场馆。

窗台下,蓝静不禁失望,颓然滑落地上。康杰的神情却十分开心。他问蓝静:“小羊,你听到了吗?”

“你很高兴吗?”蓝静问。

“去武汉是这里每个人的愿望。”

“我走啦。”说罢,蓝静转身就走。康杰连忙跳出窗台,拉住她的胳膊,被康杰拉回头的蓝静已泪流满面。

“你怎么啦?”

“一年,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? 你心里只有散打,对不对?”

康杰的坏脾气又发作了,他说:“你在说什么? 我是学散打的,这么好的机会,难道要我放弃吗?”

“行,那我明白了,不必再说。”蓝静甩开康杰的手,半跑着离去。

“女人,真是……无理取闹。”康杰气愤地说。见两片树叶正在窗台上,他不禁用手一拍,树叶随风飘下。

海南岛码头,一只游船泊在岸边,岸上满是出外旅游的乘客。蓝静随着国栋、因慈和王伟来到游船前。她显得情绪低落,对周遭毫无兴趣,耳边传来国栋和王伟的对话。

“老师,这次我入围‘卓越青年钢琴家’,全靠你的提拔,而且能够请你们去旅游,是我荣幸。”

“别把功劳都推给我,一切全靠你自己的天分和努力。静儿,你说是吗?”

蓝静正沉思,没有回答。“爸在跟你说话!”国栋不悦地说。

“爸,我的头好痛,不想去了。”

蓝静的回答使国栋感到错愕,正准备发火,因慈暗惊,连忙打圆场。她摸着蓝静的头说:“小羊,你没事吧? 让妈看看。”她低声向蓝

静说，“别在这个时候惹你爸，他生气了，咱们都不好受，走吧！”

蓝静无奈点头，垂头丧气地随国栋等走上船舫。突然，远处传来康杰的叫声“蓝静！”听到喊声，蓝静的表情瞬间由木然转为兴奋，一回头，看到康杰正从远处向码头飞奔而来。

“康杰！”

“蓝静！”康杰气喘吁吁地边跑边喊。

蓝静已按捺不住，她不顾一切，就在船员将绳结放下之际跳回岸上，国栋等登时目定口呆。“静儿？”国栋喊道。但蓝静已跑到康杰面前，两人双手紧握。船已开驶，国栋又怒又急，王伟和因慈也一脸无奈，任由船渐渐离岸而去。

岸上，康杰内疚地望着蓝静说：“对不起。”他想说下去，被蓝静掩住嘴。

“不，是我不对，我昨晚不该发脾气，你应该去武汉集训，我知道这对你很重要。康杰，听着，无论什么人，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能阻挡我对你的爱，我会等你。”

康杰一把将蓝静揽入怀中：“谢谢你，小羊！”码头上，他们旁若无人，在人群中热烈拥抱……

海南岛武术学院外停泊了一辆24座位游巴，立华率领被挑选的十二名少年散打新秀上车。不远处，康杰与蓝静依依惜别。康杰悄悄地说你十八岁生日那天，就是我们重逢之日，知道吗？蓝静点点头，交出一封信给康杰。

“我人还在这儿，就已经收到你的信啦？”康杰笑道。

“上车再看。”

康杰把信放入口袋里，两人就像以后再也见不到似的不舍离去。车内传来队员小刘的声音：“金童玉女，该散场了，司机叔叔在催啦。”

“再见。”蓝静强忍哭泣地说。

“我一定会写信给你的。”

“每天?”

“每天!”康杰肯定地说。

“快去吧!”

康杰转身奔向游巴。车内,康杰情急误撞了立华一下,找个位置坐下,深情地望着窗外。立华理解地摇头一笑。康杰望着窗外的蓝静渐渐远去。她在奔跑,她在追车,她在不断地朝自己挥手。车越来越小,蓝静终于放下手。

泪水模糊了康杰的双眼,他从口袋里拿出蓝静的信,拆开……

康杰,答应我,你一定要努力,一定要完成你的梦想,一定要准时回来,一定要记着我在等你,还有,一定要给我写信,知道吗?你的小羊,1995春!

康杰读罢,不禁鼻酸,望着车外倒退的景物,脑中一片空白。

武汉散打学院练习场传来格斗中的男声和踢腿声。教练立华正在指导学员踹、蹬、弹、点、铲、扫……场内,康杰接受立华极严格的训练。“……勾、撩、踩、前摆、侧摆、后摆!”他随着立华的口诀做出每个腿部动作。他已汗流浹背,但立华并未放松。“组合,踩铲、踩弹、弹踹、勾踹、摆踹、弹摆踹、连环摆腿、转身连环腿……”

望着气喘的康杰,立华挑战地说要停吗?

“不必……来吧!”康杰边喘边说。立华暗下欣赏,拿起旁边两个护垫,让康杰练习攻防技术。“好,现在练习主动进攻!弹腿踹头、弹裆踢面、击头勾踢、击面弹裆、弹腿踢头、扫腿踹腹、勾腿扫头……”正在康杰使出“勾腿扫头”之际,立华手上护垫被踢走。他感到康杰腿力极大,不禁开心地说好,你的腿现在已经不在你的拳之下了!

康杰想笑之际,面部神情突然僵硬,终因腿软而堕下。立华摇头一笑,上前扶康杰。腿真的起决定性的作用吗,他问立华。

“一寸长,一寸强,你说呢?”

康杰有气无力地说那再练一下吧。

立华拍拍康杰肩头：“伤了就是白练，今天到此为止。”

康杰疲乏地望着立华潇洒离去，不禁露出敬佩而感激的眼神。

几天前，他在给蓝静的信中写道：

小羊，到武汉已经三个多月，每天都跟郭先生进行地狱式训练，可是我不怕苦，更觉得这趟是来对了，因为郭先生的确是个很好的教练，只有他，可以帮我更快地踏上擂台，成为真正的散打选手，让我更快回到你身边……

海南岛演奏厅内正在进行“卓越青年钢琴家”比赛，嘉宾云集，座无虚席，这是一场重要比赛。国栋和因慈是座上客，正专心欣赏着台上蓝静的演出。台上，蓝静弹琴，王伟用小提琴伴奏。蓝静弹得很投入，嘴角挂着笑容，似乎回味着昨天写给康杰的信中那一段话：

康杰，已经是第100天了，还有265天，就可以见到你，这段时间，我常常想起我们相识的第一天，我的自行车在路上坏了，你上前来问是不是要帮忙，还记得吗……

还记得吗？那是一段让他们两人谁都难以忘怀的旧事：

风和日丽的下午，海南音乐学院外，蓝静骑着自行车放学回家。车突然碰到一块石头，蓝静整个人摔下去，车也被撞坏了，正在惆怅的蓝静抬头看到一少年朝她走来。那是康杰，两人并不认识。蓝静想扶车之际，天突然下起大雨。她手忙脚乱想把车扶起，但双手流血，很痛、很痛。康杰赶忙为她扶起车。两人经过草地，雨实在太大，康杰拉着蓝静躲入凉亭。他们蹲下望着滂沱大雨，雨总是不停。康杰看到蓝静鞋上黏了两片树叶，下意识替她拔掉。蓝静对康杰嫣然一笑，拾起叶子，吹起一首歌《小羊之曲》。康杰意外，她怎能以叶子吹歌，不禁错愕叫出怎么可能？他的神情引得蓝静笑了起来……

演奏厅里，蓝静脸上仍挂着那从心而发的笑容。演奏完毕，台

下掌声雷动，国栋和因慈深感安慰，站起鼓掌。台上，蓝静和王伟站在一起向众人鞠躬致谢。

就在音乐会结束不久后的一天，蓝静回家看见大厅上王伟带了大量礼品在向母亲提亲。

“静儿，这是王伟送你的礼物！”妈妈说。

“干吗？”

“你爸答应了王伟的求婚，你要做新娘了。”

“不！我绝不嫁人！”

武汉散打馆澡堂，康杰当值清理浴室，师兄们进来洗澡。康杰搜索口袋，见一封信，上面写着“康杰收启”，师兄们望着他，向他大笑。他没好气地拆开信，没看两眼便冲出澡堂，弄得大伙不知所措。

武汉街上，康杰失落漫步，耳边似乎传来蓝静信中哭泣的声音：

康杰，爸妈要我嫁给王伟，我坚决反对，而且在绝食抗议，可是，因为爸这次态度非常坚决，妈好像也站在他那边……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我怕我不能独自面对……

忽然，康杰看见街上张贴着商业拳赛的海报“武汉出英雄，散打耀中立华”，下面标奇立异写着“冠军赏金 4000 元”。康杰望着海报出神。他想，那似乎是自己立即回乡的惟一方法。

几天后，“光武馆散打邀请赛”开幕了，场内观众都是些平民百姓，或嗑着瓜子或吃着梨，有点低俗的比赛气氛。解说员介绍两位选手出场：“今天举行的散打比赛，共有三场，分别是 55 公斤、65 公斤和 75 公斤三个级别，首先出场的是来自山东省，有八年擂台经验，今年 26 岁的 55 公斤级别散打好手陈津……”

陈津向观众行抱拳礼。旁边，康杰穿上散打服装、戴着拳套，已准备就绪。解说员介绍说：“另外一位参赛者是来自海南岛武术学院的散打新秀康杰，才十九岁已经有十六年武术根基，现在就让我们欣赏两位选手的实力大比拼。”

康杰登上擂台抱拳行礼，再与陈津互相行抱拳礼后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只见康杰使出凌厉招式，拳腿配合得宜，连赢三局。裁判将康杰手高举，以示康杰胜出，台下掌声雷动。就在康杰意气风发地笑着向观众行抱拳礼之际，突然他的笑容凝住，只见台下，立华坐在观众席上看着康杰，站起离场。

昏暗的更衣室内，立华在抽烟，康杰进来，神情带点愧疚。

“你明知院规不容许学生私下参加商业比赛，为什么还要去？”

“我有我的原因……”

立华斜视康杰，露出愤怒眼神。康杰一副倔强神色，直视立华的双眼。

“还不是急功近利？”

“不……”

“那就是为钱？”

“这有什么不对？谁不是为钱，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，我现在需要钱，所以我打……”被刺中要害的康杰不得不反唇相讥。

14“你会被学院赶出去的。”

“我考虑过一切可能。我会承担所有后果。”

立华气愤地扔下香烟，咬牙切齿地说就是为了四千块？康杰无言以对，只有默认。

“好，我们到此为止，你往后的事再也跟我没关系了。”说完，立华愤然离去。

望着立华离去的背影，康杰拿出四千块钱和奖牌，深吸一口气。想到就要和相爱的人见面了，他不后悔，拿起背包，匆匆跑出更衣室。

次日，国栋来到武汉找到康杰，他要康杰放弃对蓝静的爱。

“不可能，我绝不放弃蓝静，我相信她也是这么想！”康杰坚决地说。

“你配吗，你只是一个武夫，你能给我女儿幸福吗？”国栋不屑地说。

康杰从袋里拿出四千块钱向国栋示威：“这是我一场比赛的赏金，四千块，是海南岛一个普通老师最少半年的工资。”

国栋感觉康杰这话是冲着他来的，不禁瞪眼。

“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会尽我所能给蓝静最好的，一定会给她幸福！”

“她要嫁人了。”国栋说着看了一眼站在对面街角的王伟，“他未来的丈夫就在对面。”

“我今天就赶回去，蓝静喜欢的不是他，谁也挡不住我们！”

“我不准……我是她父亲，你要是再坚持，我告诉你，就是拼了我这条命也跟你没完。”

康杰不想多说，往车站走去。国栋按不住怒火，一把拉住康杰大喝你站住。康杰一甩手，国栋被抛离数尺，脚步不稳，跌坐地上。他看见地上一根木棒，随手拾起，冲向康杰。“臭小子，你敢去找蓝静，我就打死你！”国栋气得面红耳赤，已失去理智。康杰不理他，继续前行。国栋终于一棒打下。康杰肩膀受了一棒，停下脚步。对面街上，王伟见状不禁错愕。

“除非你打死我，否则，我还是会回去找她！”康杰冷然望着国栋，说完继续前行，又一棒，这一棒打在康杰左耳。康杰感到非常疼痛。国栋拿着棒的手也不禁颤抖起来。倔强的康杰强忍疼痛仍不还手，继续朝车站方向走去。国栋再次挥起木棒。这时，王伟已冲上前来：“老师，不要……”

“别挡着我，我今天要和他同归于尽……来，臭小子，为什么不还手？”

“因为你是蓝静的父亲！”

王伟看见康杰耳边有血，但他神情依然坚定不移，不禁动容地说老师，走吧。国栋气愤扔下木棒，与王伟离去。他们的背影在康杰的眼里变得模糊起来。

车站外,康杰背着背包,手拿车票脚步晃晃地往车站走去,一辆货车迎面冲来。康杰的耳里充斥人声、车声和喇叭声,混杂一片。在他猛然回头之际,已被车撞,背包被抛到半空。司机福安全连忙跳下货车:“喂,兄弟,你怎么了?兄弟,醒醒,你是谁,你叫什么名字……”

康杰已奄奄一息,从他的袋里跌出一封信。

岁月匆匆,八年后的上海,一派繁荣气象,商机盎然,各类大型招牌、产品广告俯拾皆是。康杰驾着摩托车穿过大街小巷。残旧车身画满艺术涂鸦。他从后尾箱拿出杂志,一份一份抛进或插进各家园门内。他是城市速递员。

下班后,当康杰经过一面贴着“2003年散打锦标赛”海报的古旧围墙时,他似乎什么也没看见。

闹北区夹杂着上海新与旧、富与贫的风貌,也是有艺术和文化特色的地区。晚饭时分康杰驾着摩托车,载着福安全归来。

这是康杰借住的家,从前是练舞室,墙上装有栏杆和长镜,三边被凌乱杂物和衣物阻挡,剩下一面长镜,开放式厨房只有简单煮食用具,家俱和生活用品残旧,墙边还有一破旧卡式录音机。八年来,他和福安全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度过的。他们相依为命,到处兼职,生活艰辛。

晚饭前,安全将一碗汤水放在康杰面前。“快吃吧,治好了你的失忆症,等你想起自己的身世,我就可以摆脱你,乐得清静了。”略显肥胖的安全说。

康杰暗叹一声,喝了十全补脑汤。隔壁传来忧伤的小提琴声。不修边幅的张军凭窗在拉小提琴,神情忧郁落寞。房内,放有古今中外乐器,另一边,外表时髦、长发、衣着配衬得宜的林风正在喷画,一副置身度外的感觉。

康杰进来,在张军拉完一曲,正响起下一曲之际,连忙打岔:“张军,上次我拜托你帮我录的卡式带,做好了没有?”